

中华
禅藏

点校本

景德传灯录

绍述祖师法脉传承

证道机缘

直示当体

了达顿悟

【下】

宋道元辑
朱俊红点校


安徽出版社

景德传灯录

【下】



点校本

景德传灯录

【下】

宋道元
朱俊红
点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第十七

吉州青原行思禅师第五世

袁州洞山良价禅师法嗣

洪州云居道膺禅师

幽州玉田人也，姓王氏。童丱依师禀教，二十五受具于范阳延寿寺。本师令习声闻篇聚，乃叹曰：“大丈夫岂可桎梏于律仪邪？”乃去，诣翠微山问道。经三载，有云游僧自豫章来，盛称洞山价禅师法席，师遂造焉。洞山问曰：“阁梨名什么？”曰：“道膺。”洞山云：“向上更道。”师云：“向上道即不名道膺。”洞山曰：“与吾在云岩时祇对无异也。”后师问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洞山曰：“阁梨他后有一把茅盖头，忽有人问阁梨，如何祇对？”曰：“道膺罪过。”

洞山有时谓师曰：“吾闻思大和尚生倭国作王，虚实？”曰：“若是思大，佛亦不作，况乎国王？”洞山然之。

一日洞山问：“什么处去来？”师曰：“蹋山来。”洞山曰：“阿那个山堪住？”曰：“阿那个山不堪住？”洞山曰：“恁么即国内总被阁梨占却也。”曰：“不然。”洞山曰：“恁么即子得个入路。”曰：“无路。”洞山曰：“若无路，争得与老僧

相见？”曰：“若有路即与和尚隔生去也。”洞山曰：“此子已后千人万人把不住。”

师随洞山渡水，洞山问：“水深浅？”曰：“不湿。”洞山曰：“粗人。”曰：“请师道。”洞山曰：“不干。”

洞山谓师曰：“昔南泉问讲《弥勒下生经》僧曰：‘弥勒什么时下生？’曰：‘见在天宫，当来下生。’南泉曰：‘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。’”师随举而问曰：“只如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，未审谁与安字？”洞山直得禅床震动，乃曰：“膺阁梨。”

师合酱次，洞山问：“作什么？”师曰：“合酱。”洞山曰：“用多少盐？”曰：“旋入。”洞山曰：“作何滋味？”师曰：“得。”洞山问：“大阐提人杀父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如是种种，孝养何在？”师曰：“始得孝养。”自尔洞山许之，为室中领袖。初止三峰，其化未广。后开云居山，四众臻萃。

一日上堂，因举古人云：“地狱未是苦，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。”师乃谓众曰：“汝等既在遮个行流，十分去九不较多也。更着些力，便是上坐不屈平生行脚，不孤负丛林。古人道：欲得保任此事，须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水底行，方有些子气力。汝若大事未办，且须履践玄途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沙门所重？”师曰：“心识不到处。”

问：“佛与祖有何阶级？”师曰：“俱是阶级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曰：“古路不逢人。”

可观上坐问：“的罢标指，请师速接。”师曰：“即今作么生？”观曰：“道即不无，莫领话好。”师曰：“何必阇梨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口诀？”师曰：“近前来向汝道。”僧近前曰：“请师道。”师曰：“也知也知。”

师掷痒和，问众：“还会么？”众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趁雀儿也不会。”

问：“如何得不恼乱和尚？”师曰：“与我唤处德来。”僧遂去唤来，师曰：“与我闭却门。”

问：“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识，未审和尚出多少人？”师展手示之。

问：“如何是向上人行履处？”师曰：“天下太平。”

问：“游子归家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且喜归来。”曰：“将何奉献？”师曰：“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”

师谓众曰：“如好猎狗，只解寻得有纵迹底，忽遇羚羊挂角，莫道迹气亦不识。”僧问：“羚羊挂角时如何？”师曰：

“六六三十六。”又曰：“会么？”僧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不见道无踪迹。”

有僧举似赵州，赵州云：“云居师兄犹在。”僧乃问：“羚羊挂角时如何？”赵州云：“六六三十六。”

众僧夜参，侍者持灯来，见影在壁上，有僧便问：“两个相似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一个是影。”

问：“学人拟欲归乡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只遮是。”

新罗僧问：“佛陀波利见文殊，为什么却回去？”师曰：“只为不将来，所以却回去。”

师谓众曰：“学佛法底人，如斩钉截铁始得。”时一僧出曰：“便请和尚钉铁。”师曰：“口里底是什么？”僧问：“承教有言‘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’，此意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动即应堕恶道，静即为人轻贱。”

崇寿稠答云：“心外有法，应堕恶道；守住自己，为人轻贱。”

僧问：“香积之饭什么人得吃？”师曰：“须知得吃底人，入口也须抉出。”

有一僧在房内念经，师隔窗问：“阇梨念者是什么经？”对曰：“《维摩经》。”师曰：“不问《维摩经》，念者是什么经？”其僧从此得入。

问：“孤迥且巍巍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孤迥且巍巍。”僧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面前案山子也不会。”

新罗僧问：“是什么得恁么难道？”师曰：“有什么难道？”曰：“便请和尚道。”师曰：“新罗新罗。”

问：“明眼人为什么黑如漆？”师曰：“何怪？”

荆南节度使成汭遣大将入山送供，问曰：“世尊有密语，迦叶不覆藏。如何是世尊密语？”师召曰：“尚书。”其人应诺，师曰：“会么？”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汝若不会，世尊密语。汝若会，迦叶不覆藏。”

僧问：“才生为什么不知有？”师曰：“不同生。”曰：“未生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不曾灭。”曰：“未生时在什么处？”师曰：“有处不收。”曰：“什么人受灭？”师曰：“是灭不得者。”

师谓众曰：“汝等师僧家，发言吐气须有来由。凡问事，须识好恶、尊卑、良贱，信口无益。傍家到处觅相似语，所以寻常向兄弟道：莫怪不相似，恐同学太多去。第一莫将来，将来不相似。八十老人出场屋，不是小儿戏。一言参差，千里万里，难为收摄。直至敲骨打髓，须有来由。言语如钳夹钩锁，相续不断始得。头头上具，物物上新，可不是精得妙底事。道汝知有底人终不取次，十度拟发言，九度却休去。为什么如此？恐怕无利益。体得底人，心如腊月扇，口边直得醖出。不是汝强为，任运如此。欲得恁么

事，须是恁么人。既是恁么人，何愁恁么事。学佛边事是错用心，假饶解千经万论，讲得天华落、石点头，亦不干自己事，况乎其余，有何用处？若将有限心识作无限中用，如将方木逗圆孔，多少差讹。设使攒花簇锦，事事及得，及尽一切事，亦只唤作了事人、无过人，终不唤作尊贵。将知尊贵边着得什么物？不见从门入者非宝，棒上不成龙，知么？”师如是三十年，开发玄键，徒众常及千五百之数，南昌周氏尤所钦风。

唐天复元年秋示微疾，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大众开最后方便，叙出世始卒之意，众皆怆然。越明年正月三日，跏趺长往。今本山影堂存焉。敕谥“弘觉大师”，塔曰“圆寂”。

抚州曹山本寂禅师

泉州莆田人也，姓黄氏。少慕儒学，年十九出家，入福州福唐县灵石山。二十五登戒。唐咸通初，禅宗兴盛，会洞山价禅师坐道场，往来请益。洞山问：“阁梨名什么？”对曰：“本寂。”曰：“向上更道。”师曰：“不道。”曰：“为什么不道？”师曰：“不名本寂。”洞山深器之。师自此入室，密印所解。盘桓数载，乃辞洞山。洞山问：“什么处去？”曰：“不变异处去。”洞山云：“不变异岂有去耶？”师曰：“去亦不变异。”遂辞去。随缘放旷。初受请，止于抚州曹山，后居荷玉山。二处法席，学者云集。

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师曰：“汝道洪州里

许多人什么处去也？”

问：“眉与目还相识也无？”师曰：“不相识。”曰：“为什么不相识？”师曰：“为同在一处。”曰：“恁么即不分也。”师曰：“眉且不是目。”曰：“如何是目？”师曰：“端的去。”曰：“如何是眉？”师曰：“曹山却疑。”曰：“和尚为什么却疑？”师曰：“若不疑，即端的去也。”

问：“于相何真？”师曰：“即相即真。”曰：“当何显示？”师提起托子。

问：“幻本何真？”师曰：“幻本元真。”（法眼别云：“幻本不真。”）曰：“当幻何显？”师曰：“即幻即显。”（法眼别云：“幻即无当。”）曰：“恁么即始终不离于幻也。”师曰：“觅幻相不可得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常在底人？”师曰：“恰遇曹山暂出。”曰：“如何是常不在底人？”师曰：“难得。”

僧清锐问：“某甲孤贫，乞师拯济。”师曰：“锐阁梨近前来。”锐近前，师曰：“泉州白家酒三盏，犹道未沾唇。”

玄觉云：“什么处是与他酒吃？”

问：“拟岂不是类？”师曰：“直是不拟亦是类。”曰：“如何是异？”师曰：“莫不识痛痒。”

镜清问：“清虚之理，毕竟无身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理即如此，事作么生？”曰：“如理如事。”师曰：“谩曹山一人即得，争奈诸圣眼何？”曰：“若无诸圣眼，争鉴得个不恁么？”师曰：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

云门问：“不改易底人来，师还接否？”师曰：“曹山无恁么闲工夫。”

人问：“古人云‘人人尽有弟子在’，尘蒙还有也无？”师曰：“过手来。”乃点指曰：“一二三四五，足。”

问：“鲁祖面壁，用表何事？”师以手掩耳。

问：“承古有言‘未有一人倒地，不因地而起’，如何是倒？”师曰：“肯即是。”曰：“如何是起？”师曰：“起也。”

问：“承教有言‘大海不宿死尸’，如何是海？”师曰：“包含万有。”曰：“为什么不宿死尸？”师曰：“绝气者不着。”曰：“既是包含万有，为什么绝气者不着？”师曰：“万有非其功，绝气有其德。”曰：“向上还有事也无？”师曰：“道有道无即得，争奈龙王按剑何？”

问：“具何知解善能对众问难？”师曰：“不呈句。”曰：“问难个什么？”师曰：“刀斧斫不入。”曰：“能恁么问难，还有不肯者也无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是什么人？”师曰：“曹山。”

问：“无言如何显？”师曰：“莫向遮里显。”曰：“向什么处显？”师曰：“昨夜三更，床头失却三文钱。”

问：“日未出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曹山也曾恁么来。”曰：“日出后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犹较曹山半月程。”

师问僧：“作什么？”曰：“扫地。”师曰：“佛前扫？佛后扫？”曰：“前后一时扫。”师曰：“与曹山过鞞鞋来。”

师问强德上坐曰：“菩萨在定，闻香象渡河，出什么经？”曰：“出《涅槃经》。”师曰：“定前闻？定后闻？”曰：“和尚流也。”师曰：“道也大杀道，始道得一半。”曰：“和尚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滩下接取。”

问：“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？”师曰：“如经蛊毒之乡，水不得沾着一滴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法身主？”师曰：“谓秦无人。”曰：“遮个莫便是否？”师曰：“斩。”

问：“亲近什么道伴，即得常闻于未闻？”师曰：“同共一被盖。”曰：“此犹是和尚得闻，如何是常闻于未闻？”师曰：“不同于木石。”曰：“何者在先？何者在后？”师曰：“不见道：常闻于未闻。”

问：“国内按剑者是谁？”师曰：“曹山。”（法灯别云：

“汝不是恁么人。”)曰:“拟杀何人?”师曰:“但有一切总杀。”曰:“忽逢本父母作么生?”师曰:“拣什么?”曰:“争奈自己何?”师曰:“谁奈我何?”曰:“为什么不杀?”师曰:“勿下手处。”

问:“一牛饮水,五马不嘶时如何?”师曰:“曹山解忌口。”又别云:“曹山老满。”

问:“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什么人?”师曰:“第二月。”曰:“还求出离也无?”师曰:“也求出离,只是无路。”曰:“出离什么人接得伊?”师曰:“担铁枷者。”

僧举:“药山问僧:‘年多少?’僧曰:‘七十二。’药山曰:‘是年七十二么?’曰:‘是。’药山便打。此意如何?”师曰:“前箭犹似可,后箭射人深。”僧曰:“如何免得棒?”师曰:“正敕既行,诸侯避道。”

东禅齐云:“曹山是明药山意,自出手,为复别有道理?还断得么?只如遮僧举问曹山,伊还有会处么?忽尔问‘上坐年多少’,别作么生祇对?”

问:“如何是佛法大意?”曰:“填沟塞壑。”

问:“如何是师子?”师曰:“众兽近不得。”曰:“如何是师子儿?”师曰:“能吞父母。”曰:“既是众兽近不得,为什么被儿吞?”师曰:“子若哮吼,祖父母俱尽。”曰:“只如祖父母还尽也无?”师曰:“亦尽。”曰:“尽后如何?”师曰:“全

身归父。”曰：“前来为什么道祖父亦尽？”师曰：“不见道：王子能成一国事，枯木上更采些子华。”

问：“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斩斩。”

僧举：有人问香严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答曰：“枯木里龙吟。”学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髑髅里眼睛。”后问石霜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石霜云：“犹带喜在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石霜云：“犹带识在。”师因而颂曰：“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。喜识尽时消不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。”其僧却问师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师曰：“血脉不断。”曰：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师曰：“干不尽。”曰：“未审还有得闻者无？”师曰：“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。”曰：“未审龙吟是何章句？”师曰：“也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”

师如是启发上机，曾无轨辙可寻。及受洞山五位铨量，特为丛林标准。时洪州钟氏屡请不起，但写大梅和尚山居颂一首答之。天复辛酉季夏夜，师问知事僧：“今是何日月？”对曰：“六月十五日。”师曰：“曹山一生行脚到处，只管九十日为一夏。”至明日辰时告寂，寿六十有二，腊三十有七。门人奉真骨树塔。敕谥“元证大师”，塔曰“福圆”。

洞山道全禅师（第二世住，亦云“中洞山”）

初问洞山价和尚：“如何是出离之要？”洞山曰：“阇梨

足下烟生。”师当下契悟，更不他游。

云居膺进语云：“终不敢孤负和尚足下烟生。”

洞山云：“步步玄者即是功到。”

暨价和尚圆寂，众请踵迹住持。海众悦服，玄风不坠。僧问：“佛入王宫岂不是大圣再来？”师曰：“护明不下生。”僧曰：“既是大圣再来，何更六年苦行？”师曰：“幻人呈幻事。”曰：“非幻者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王宫觅不得。”

问：“清净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狱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度尽无遗影，还他越涅槃。”

问：“极目千里是什么风范？”师曰：“是阇梨风范。”曰：“未审和尚风范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不布婆婆眼。”

湖南龙牙山居遁禅师

抚州南城人也，姓郭氏。年十四，于吉州满田寺出家。后往嵩岳受戒，乃杖锡游诸禅会。因参翠微和尚，问曰：“学人自到和尚法席一个余月，每日和尚上堂，不蒙一法示诲，意在于何？”翠微曰：“嫌什么？”

有僧举前语问洞山，洞山云：“阇梨争怪得老僧？”

法眼别云：“祖师来也。”

东禅齐云：“此三人尊宿语还有亲疏也无？若有，阿那个亲？若无，亲疏眼在什么处？”

又谒德山，问曰：“远闻德山一句佛法，及乎到来，未曾见和尚说一句佛法。”德山曰：“嫌什么？”师不肯，乃造洞山，如前问之。洞山曰：“争怪得老僧？”师复举德山头落语，因自省过，遂止于洞山，随众参请。一日问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洞山曰：“待涧水逆流，即向汝道。”师从此始悟厥旨，复扞衣八稔。受湖南马氏请，住龙牙山妙济禅苑，号“证空大师”。有徒五百余众，法无虚席。

上堂示众曰：“夫参学人须透过祖佛始得。新丰和尚云：‘祖教佛教，似生怨家，始有学分。’若透祖佛不得，即被祖佛谩去。”时有僧问：“祖佛还有谩人之心也无？”师曰：“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心也无？”又曰：“江湖虽无碍人之心，为时人过不得，江湖成碍人去，不得道江湖不碍人。祖佛虽无谩人之心，为时人透不得，祖佛成谩人去，不得道祖佛不谩人。若透得祖佛过，此人过却祖佛也，始是体得祖佛意，方与向上古人同。如未透得，但学佛学祖，则万劫无有得期。”又问：“如何得不被祖佛谩去？”师曰：“则须自悟去。”

师在翠微时，问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翠微曰：“与我将禅板来。”师遂过禅板，翠微接得便打，师曰：“打即任打要，且无祖师意。”又问临济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临济曰：“与我将蒲团来。”师乃过蒲团，临济接得便打，师曰：“打即任打要，且无祖师意。”后有僧问：“和尚行脚时，问二尊宿祖师意，未审二尊宿道眼明也未？”师曰：“明即明也，要且无祖师意。”

东禅齐云：“众中道佛法即有，只是无祖师意。若恁么会，有何交涉？别作么生会无祖师意底道理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无异人心是。”又曰：“若人体得道无异人心，始是道人。若是言说，则勿交涉。道者，汝知打底道人否？十二时中，除却着衣吃饭，无丝发异于人心、无玷人心，此个始是道人。若道我得、我会，则勿交涉。大不容易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曰：“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。”曰：“石乌龟语也。”师曰：“向汝道什么？”

问：“古人得个什么便休去？”师曰：“如贼入空室。”

问：“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？”师曰：“汝道如来还有顶相么？”

问：“大庾岭头提不起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六祖为什么将得去？”

问：“二鼠侵藤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须有隐身处始得。”曰：“如何是隐身处？”师曰：“还见侬家么？”

问：“维摩掌擎世界，未审维摩向什么处立？”师曰：“道者，汝道维摩掌擎世界。”